



中国电视剧
三十一年
优秀剧作丛书

林汝为 李 庸 牛星丽

四世同堂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中国电视剧
三十年
优秀剧作丛书



四世同堂

编剧 / 林汝为 (执笔) 李 翔 牛星丽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四世同堂·围城/林汝为,孙雄飞等编剧.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
(中国电视剧三十年优秀剧作丛书)

ISBN 978-7-02-008155-4

I. ①四… II. ①林… ②孙… III. ①电视文学剧本—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3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09822号

责任编辑 刘 稚

装帧设计 刘 静

责任校对 杨益民 王玉川

责任印制 史 帅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463千字

开 本 710×1000毫米 1/16

印 张 31.75 插页2

印 数 1—5000

版 次 2013年1月北京第1版

印 次 2013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08155-4

定 价 49.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出版说明

自中国第一部长篇电视连续剧《敌营十八年》于1980年拍摄并播出至今的三十余年间,中国的电视连续剧产业已培育了巨大的市场,观众达七八亿人,居世界第一;电视剧制作成为热门行业。据中国广电总局公布的数字,获得拍摄许可的电视剧集,近些年来均达到年一万四五千集,投入资金五十亿左右。基于我国电视剧制作产业的繁荣发展,我们编辑出版了这套“中国电视剧三十年优秀剧作丛书”。

一、本丛书立足于这三十余年间产生的众多脍炙人口的电视剧作品,以剧作的文学性、文本的可读性为主要标准,兼顾艺术制作、演员表演、观众收视率及各种题材类型(历史题材、战争题材、都市题材等),精心遴选了十部电视连续剧剧本,以此作为近三十年中国电视连续剧繁荣发展的一道微缩景观。这将是一套开放性的丛书,今后拟继续收入特色鲜明、价值卓著的新作。

二、无论是否认同“电影是导演的艺术,电视剧是编剧的艺术”这样的说法,剧本作为影视作品基础和灵魂的作用则是毋庸置疑的。一部优秀的电视剧作品,从它的题材类型、结构模式、人物设置到一个经典镜头的处理,都对行业具有借鉴意义和实际可操作性。本丛书的推出将有助于观众在观影的同时进一步细致品味与分析构成一部优秀剧作的诸多细节。

三、本丛书既为电视剧制作行业进行了一次极为粗线条的整理和总结;也可作为忠实的电视剧观众提供收藏和深度阅读所用;更期望丛书的出版能对为数不少的职业编剧和将要进入编剧行业的青年人从剧本创作的题材、主题、人物及情节诸方面提供一个学习的参考范本。

十部剧作相对于三十余年间的数千部电视剧作品真的是沧海一粟,而艺术标准的见仁见智亦难避免。恳请广大电视专业工作者及读者朋友对我们的工作提出宝贵意见。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2011年10月

玫瑰的智慧不仅在乎它有香有色,而也在乎它有刺,刺与美的结合才会使玫瑰安全、久远、繁荣。

——老舍

1944 年



[主要人物表]

祁老人 男,75岁——83岁,祁家四世同堂之最长者。

祁天佑 50岁——55岁,祁老人之子,小布铺之掌柜。

天佑太太 53岁——61岁,天佑之妻。

祁瑞宣 32岁——40岁,祁老人之长孙,天佑之长子,国立中学兼教会学校教师。

韵梅 28岁——36岁,瑞宣之妻,持家务。

祁瑞丰 27岁——33岁,瑞宣之大弟,中学庶务,汉奸。

胖菊子 24岁——31岁,瑞丰之妻,后转嫁蓝东阳。

祁瑞全 22岁——30岁,瑞宣之小弟,青年学生,后参加革命队伍。

小顺 5岁——13岁,祁老人之重孙,瑞宣之子。

妞妞 2岁——10岁,瑞宣之女。

钱默吟 男,57岁——65岁,小羊圈1号院的住户,画家,诗人。

钱太太 55岁,钱诗人之妻。

钱孟石 33岁,钱诗人之长子,教员。

钱少奶 24岁——32岁,孟石之妻。

钱仲石 22岁,钱诗人之次子,汽车司机。

冠晓荷 50岁——56岁,小羊圈3号院的住户,北洋军阀时期的官吏,汉奸。

大赤包 50岁——55岁,晓荷之妻,后成为妓女检查所所长,汉奸。

尤桐芳 26岁——30岁,晓荷之二太太,原为唱奉天大鼓的。

高弟 18岁——26岁,晓荷之长女,青年学生,后参加革命。

招弟 17岁——25岁,晓荷之次女,青年学生,后当日本特务。

李四爷 68岁——75岁,小羊圈2号院的住户,以给人搬家、出殡为业。

李四大妈 60岁——68岁,李四爷的老伴。

孙七 27岁——33岁,小羊圈4号院的住户,剃头匠。

程长顺 19岁——27岁,孙七的邻居,以沿街播放留声机为业。

马寡妇 60岁——68岁,长顺的外婆。

小 崔 24 岁——28 岁,孙七的邻居,洋车夫。

小崔太太 22 岁——30 岁,小崔之妻,后改嫁程长顺。

刘棚匠 40 岁——48 岁,小羊圈 6 号院的住户,以搭棚为业。

刘 嫂 35 岁——43 岁,刘棚匠之妻,农村妇女。

小 文 28 岁——33 岁,刘棚匠的邻居,清朝遗少,会操琴,票友。

文若霞 25 岁——30 岁,小文之妻。

丁约翰 40 岁——50 岁,在英国驻华使馆当差。

白巡长 45 岁——53 岁,北平的巡警。

窦神父 50 岁左右,意国天主教堂补习学校的管事。

游击队长 25 岁,京郊西山游击队长。

王排长 22 岁——30 岁,原国民党二十九军残部,排长,后参加革命队伍。



凝重的音乐，炮火硝烟中逐渐显现出北平城的轮廓。

八十三岁的祁老人，抱着被战争夺去生命的重孙女妞妞的干枯如柴的尸体，
从纵深处走来……

老人和重孙女化作一座雕像……

第一集

祁老人用半旧的小竹车推着重孙女妞妞，带着重孙小顺儿逛和平、热闹的护国寺。

他们来到花铺前。妞妞喊：“花，花。”

伙计迎上前，“哟，祁老掌柜，您硬朗。”说着掐下一朵不怎么值钱的石竺给妞妞戴上。

小顺儿则跑去看金鱼。

伙计随着祁老人注意的目光顺口说着奉承话。

小顺儿跑到老人身边，“太爷爷，逛了这么半天，怎么没有兔儿爷呀？”

“还早哪，有兔儿爷不就过八月节了？”

“太爷爷，有兔儿爷的时候不是您就过生日啦。”小顺儿记得很清楚。

妞妞也跟着说：“太爷爷，兔儿爷……嘻。”

“这孩子！太爷爷怎么成了兔儿爷啦。”祁老人瞧着，掩不住心里的得意。

伙计：“妞妞，越长越逗。”

“不会说话！我这生日不巧跟兔儿爷一天，八月十五，您瞧瞧，她就胡说！”

“祁老掌柜，高寿啦？”伙计殷切地问。

“还小哪，七十五啦。”

“您真福气，四世同堂。”

“什么福气，操心！”祁老人非常高兴。

火红的石榴花，旁边还结着小石榴。老人很喜爱。伙计马上说：“祁老掌柜，来棵吧，石榴百子，您这会儿就四世同堂，等小顺儿长大，娶房媳妇，再抱个重重孙儿，您可就五世同堂啦，来一棵，不图别的，图个吉利。”

“我那儿好几棵呢，我是想给我的朋友钱默吟……”

“也是住小羊圈的吧，不常见倒是。”伙计说。

“是那位，诗人，好画个画儿，挺好个人家，就是还没抱上孙子……”

“那您给来一棵，借您这的福气，一准儿抱个胖孙子。”伙计不由分说就抱了过来，放到妞妞的小车里，“我给您送去。”

祁老人一边掏钱一边说：“不用劳驾啦。”

小顺儿：“太爷爷，到您生日可得给我买兔儿爷。”

祁老人带孩子进了小羊圈的葫芦胸，正碰上李四大妈刚从菜挑子上买了老羊瓜，用衣襟兜着，一见这老少仨，赶快打招呼并拿两个老羊瓜放在妞妞的车上，“乖，宝贝儿，跟哥哥一人一个，不兴打架。”

买了菜往家走着的韵梅闻声折了回来，“四大妈，您这是干吗？这儿不是有黄瓜嘛，快谢谢四奶奶。”小顺儿拿一个跑了。

李四大妈嚷着：“什么好东西，值得谢！洗干净再吃啊，宝贝儿？”李四大妈刚嘱咐完，一回头看见小崔拉着空车回来了，“哟，小崔，这么老早就收车，不多挣几斤杂合面？”

“街上都嚷嚷日本跟咱们打起来了！买卖家都关板了，我还不快回来！”

小崔的话使围着菜挑子的人们吃惊不小。

马老寡妇拼命往胡同外瞅，嘴里叨叨：“长顺儿，还不快回来！”

叼着烟卷挑了一把青蒜的小文说：“马大婶，您甭害怕，真打起来，也打不到咱们小羊圈。”

李四大妈不怎么相信，“怎么着，小崔，日本跟咱们在哪儿打起来了？”

“卢沟桥！”小崔气哼哼地说。

“卢沟桥？！那是在东城还是西城？离这儿远不远？”马老寡妇问。

“你四大爷给人送殡出城还没回来，这个老东西！”四大妈很着急。

祁老人悄悄问韵梅：“小顺的妈，咱们家的粮食，够吃三个月不？”

“够！”韵梅脆快地答道。

“咸菜呢？”

“您的老规矩啦，甭管什么时候，您放心，咱们家粮食、咸菜准够吃仨月的！”韵梅说。

祁老人往堵门的破缸里又放了一块石头。



“老街坊们,都快预备点粮食啊,城门关上了!”李四大爷在葫芦胸的大槐树下喊。他一回头看见气鼓鼓的小崔,“崔爷,预备点粮食……”

“吃了上顿没下顿,四大爷,您也不是不知道,唉,兵荒马乱,更没座儿啦。”小崔说着往家走。

李四爷又喊了一遍。

祁老人朝着门外喊了一声:“我们家都备齐了,四爷您放心,不出三天,事儿就过去啦。”他拍打着手上的土。韵梅系着围裙走了过来。她手里正剥蒜。

老人抑制不住自己的“得意”,对韵梅说:“哼,八国联军、辫子兵、袁世凯、张勋复辟,什么张大帅打吴大帅,就跟人闹个病儿灾儿的,过不去三五天也就过去了,咱们北平呀,宝地。”

“那敢情好。我就不明白日本鬼子要干什么!咱们祁家人管保谁也没得罪过他们,大家伙平平安安地过日子,不比拿刀动杖的强?我猜呀,日本鬼子准是天生来的好找别扭,您说是不是?”

“自打我小时候,咱们就受小日本的欺侮,嘿,得啦,就盼着这一回别把事情闹大了,日本人爱小,说不定这回是看上了卢沟桥。”

“干吗单看上了卢沟桥呢?一座大桥既吃不得,又不能搬走!”

“桥上有狮子呀,”祁老人在铜盆里洗着手说,“这件事要搁着我办,我就把那些狮子送给他们,反正摆在那儿也没什么用!”

“哼,我就不明白要那些狮子干什么吗?”

瑞全很不高兴地站在自己屋门口,但他没法打断爷爷说话,不礼貌。

“要不怎么是小日本儿呢,看什么都爱!庚子年的时候,日本兵进城,挨着家搜东西,先是要金的银的,首饰,后来,连铜钮扣都拿走!”

“拿铜当了金子吧,不开眼的东西!”

“大嫂!”瑞全从天而降似的叫了一声。

“哟!”韵梅吓了一跳,“老三呀,饿啦?”

“你把嘴闭上一会儿行不行?说得人心里闹得慌。”

正在屋里批改学生英文作业的瑞宣听老三吼叫抬起了头,沮丧地推开了作业本。

“怎么？你不愿意听我们说话，把耳朵堵上不就结了。”祁老人不满意。

“日本人要狮子？笑话！他们要东北、北平，要天津，要华北，要咱们整个中国！”

“得了，得了，老三，少说一句。”韵梅怕老三惹恼了爷爷。

“大嫂，你老是这样，不管谁是谁非，不管事情多么严重，你老劝人少说一句。”

正在自己小窝里嗑着瓜子玩扑克的瑞丰想往外走，胖菊子拽他坐下，“你去凑什么热闹！”

院里继续着议论。

韵梅：“不这样，可教我怎样呢？你们饿了找我要吃，冷了问我要衣服，我还能管天下大事吗？”

老三回答不出话来。

老人笑了，“小三儿，别瞧你大学快毕业了，在你嫂子面前，你卖不出便宜去！没有我和她，你们连饭都吃不上，还说什么国家大事！”

“日本鬼子要打破北平，谁都不用吃饭！”瑞全说完回屋去了。

“那庚子年，八国联军……”祁老人抬起头发现瑞全已不在了，“这小子，说过我溜了！这小子！”

外边有人。推门，没推动，拍了几下。

祁老人喊：“瑞宣、三儿开门去。”

瑞宣、瑞全很费力地挪开了那破缸，开了门，祁天佑回来了。

祁老人发了话：“小顺儿妈，你爸爸回来了，吃饭吧。城门也关上了，谁还串门儿，小顺儿叫你奶奶、你二婶都上桌子一块吃吧。”

四世同堂的饭桌。韵梅在地下给姐姐喂饭，其他人都在桌上，吃饭已近尾声，瑞丰把离自己较远的一盘肉丁炒青豆端了过来，天佑太太瞪了他一眼，他赶快往爷爷饭里拨。

“你要吃就吃了，我哪儿咬得动！”祁老人嗔他。但毕竟怕瑞丰不好意思，就转向天佑，“铺子关板，你就在家好好歇几天吧。”



天佑喃喃地说：“伙计们也都没歇，我还得……等乱过去，该换夹的、棉的了，买卖错不了。”他虽安慰着老人，自己也没什么把握。把小葱拌豆腐端给老人，老人夹了一点喂妞妞。

瑞丰：“爸，不管怎么着，赶明儿再开板，您也进点日本洋布吧，漂亮！您多进点，我再给我们学校做制服都换日本布！”

“日本布光漂亮，不结实。”天佑说。

“哼！”瑞全放下筷子，站起来出去了。

“应该抵制日货。”瑞宣没抬头说，“在学校做事就应该处处把学生往正道上教导。”

“切！穿制服用什么布料有什么爱不爱国的？”瑞丰不以为然。

“在学校管你的庶务，你知道什么做买卖？”祁老人教训瑞丰。

“咱们是老字号，讲的是诚实，不能卖经看不经穿的日本货！”

老人的话使饭桌上的气氛更紧张了，没人再说话，倒突出了胖菊子喝汤的吱吱声，“大嫂，您这汤做的再搁点胡椒面儿就好啦！”

老人很不以为然地瞧了她一眼。沉默。

为打破这僵局，韵梅赶快说：“哟，妞妞让太爷爷吃呀，妈，您瞧，妞妞让太爷爷吃她的。”

瑞全在院子里喊：“爷爷，钱伯伯来了。”

瑞宣赶快站起来迎了出去。

院子里。瑞宣寒暄着，钱诗人看见祁老人出来，赶快说：“第一次来看您老人家，第一次，我太懒了，简直是……”

他们把钱诗人让到祁老人屋里，钱诗人赶快说：“千万别张罗茶水，一客气，我下次更不敢来了。我是想问瑞宣打听打听这局势……”

小顺儿跑进来，“爸，门口，门口……”

“刚开门你就往外跑，外头闹日本鬼儿！”祁老人说。

小顺儿顶太爷爷：“我不怕，中国万岁！”

瑞宣问：“门口到底怎么啦？”

小顺儿诡秘地说：“3号的那个人，他要看看你！”

“冠先生？”瑞宣问。

“谁？噢，他！”钱诗人站起来。

“钱先生，你坐你的。”祁老人站起来，“冠晓荷上咱们家干什么？钱先生，走，咱们上老三屋里坐。”

“不啦，改天谈，我再来，不送。”钱诗人说着已经快步走到院里了。

立在门槛里的冠晓荷，一见钱诗人出来，轻轻拉起蓝纱大衫的底襟一角，满面春风迎了上来要和钱诗人拉手，“默吟……”

钱诗人既没失去态度的自然，也没找任何掩饰，大大方方走了出去。

冠晓荷顺势把手又递给了瑞宣，显得那么亲热，“这两天时局不大好呢，有什么消息没有？”他这么和瑞宣打招呼，眼睛又瞟了钱诗人的背影一下。

瑞宣看这样儿也没有认真往里让，敷衍着：“荷老看呢？”

冠晓荷也不想祁家久待，“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啊，总是南京政府不会应付吧。若是应付得好，何至于打……不过，我现在是潜心研究佛法，噢，前天，在孙清老家里，我们把西王母请下来了，还给照了个相……”

3号院里传来一阵喧哗。冠晓荷赶快说：“哦，大概是二小姐回来了，昨天她上北海去玩，把她关在里边了，内人很不放心，我倒不慌，修佛的人就有这点好处，不慌，心里总是晕晕乎乎的……好，改日畅谈，改日，改日。”他快步走了。

瑞宣瞧了瑞全一眼，瑞全脸红了。

祁老人和收拾碗筷的韵梅说：“瞧见没有，小三儿总跟他们那二丫头……哼，要摊上这么个老丈人，唉，这样人家能管教出什么好闺女！”

大槐树下。李四大爷和孙七、小崔、长顺等说：“预备下一块白布吧，万一非挂膏药旗不可，到时候拿胭脂涂个红球就行。”

喝了点酒的孙七接了茬：“四大爷！您是好意，告诉大伙儿挂白旗，谁爱挂谁挂，我孙七可就不能挂！”

“庚子年我们可是挂过！”四大爷嘟囔着。

“我恨日本鬼子，我等着，他们敢进咱小羊圈，我教他们知道知道我孙七的厉害。”

四大爷劝他：“回家睡觉去，又喝多了！”

小崔凑到李四大妈跟前，“四奶奶，出不了车，您还得行行好。”

“待会儿，我给你送二斤杂合面去。”



“那敢情好，我这儿谢谢四奶奶了。”小崔感激地说。

“好小子，别再跟家里吵，日本鬼子进了城！”四大妈嘱咐他。

蝉声噪耳，大家都说不出什么，小崔往树上扔了一块小砖头，“你他妈吵死人！”

白巡长无精打采地走来，正好那块小砖头落下来，差点砸着他。小崔、孙七一见他忙打个招呼搭讪着回4号院了。

“您看怎样呀？”四大爷问，“他们能不能乱杀人呢？”

“我简直不敢说，四大爷！”巡长说，“我仿佛是教人家给扣到大缸里啦，看不见天地，我，”他指着自己的制服，“我是维持治安的，那么，日本人占了北平，您说，我就得给他们维持治安？”

“咱们那么多兵呢，都哪儿去啦？”

“都打仗来着，打不过人家呀，这年月，打仗不能光凭胆子大身子棒，您没听见坦克呀？”

“那么，北平是丢铁啦？”

“铁啦！”

“怎么办呢？”李四爷把声音放得极低，“白巡长，我恨日本鬼子！”

巡长向四外打了一眼，“谁不恨他们！得了说正经的，四大爷，您待会儿告诉祁家、钱家一声，教他们把三民主义啦什么的洋书都烧了，这胡同就他们两家有书。”

“后边牛教授也有不少书呢。”

“那不碍，那都是说蝴蝶、虫子、人骨头什么的，麻烦您去说说，我不好去。”巡长又看了看自己的制服。

“傍黑吧，钱家，”李四爷看看1号关得严严的大门，“我让祁先生去告诉一声。”

晚间。瑞全轻轻叩钱宅的门。

刚刚走到门洞的钱诗人和仲石立刻警觉地站住了。

又是轻轻地叩门。

钱诗人终于问：“谁？”

“我，瑞全，钱伯伯开门。”

钱诗人开了门，瑞全闪进来，他看了半天才看清是仲石：“怎么，仲石，你还不

躲躲？”

仲石笑了，“我正要走呢。”

“好，那么，”瑞全很急地说，“我到哪儿找你？你不是说带我去西山吗？”

“我住到车行去，不回家了，赶明儿查户口，就算没我这么个人了，有机会我来接你。”说完，他又轻又快地说：“爸爸，我走啦，您关上门吧。”

没容瑞全想明白，他已经走了。

瑞全向钱诗人屋中扫视了一圈：“日本人恨咱们读书的人，更恨读新书的人，旧书或者还不至于惹祸！”

“噢！”钱诗人说，“咱们的士兵识字的不多，可也会拿大刀砍日本人！”

钱诗人的话使瑞全睁大了眼睛。

“你是知道仲石的，他不喜欢洋书，也没考大学，驾驶汽车，可他都懂得最根本的道理。他打日本人去了。”

“噢，钱伯伯，这可不便声张吧！”

“怕什么呢？”

钱太太在院里咳嗽了两声。

“没事！我跟祁家老三说闲话呢。”钱诗人又和瑞全低声说，“这是好事，我一个横草不动、竖草不拿的人，会有这样的儿子，我还怕什么！我只会在文字中寻诗觅画，我的儿子可是会在国破家亡的时候用鲜血去写诗！”

瑞全忽然站起来，“钱伯伯，我一向以为您只是个闲人，现在，我，我给您道歉！”他鞠了一躬，“钱伯伯，我也打算走。”

“好，你应当走，你的心热，身体好。”钱诗人说着从桌子下摸出一瓶茵陈酒，“来，跟你喝一杯。”说着他往茶碗里倒了酒，“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没等瑞全喝，他一仰脖，一杯酒喝了下去，眼睛湿了，他深情地望着瑞全……

寂静小羊圈。漆黑的天空，探照灯来回搜索着。

3号门口，站着穿白绸衣服的冠招弟。

瑞全叫了一声“招弟”，吓了她一跳。她回过脸来直直地看着激动不已的瑞全，“是你呀！你喝酒啦？”

“走一会儿去？”瑞全轻轻地说。

“那天我就关在了北海一夜，我可不敢再去了。”



“咱们还有逛北海的机会吗？”

“怎么没有，爸爸说啦，日本人也是人，还能不让逛北海？”

瑞全惊诧、反感，喃喃地说：“日本人也是人……”

“瞧你这个劲儿！进来吧，咱们凑几圈小牌，好不好？多闷得慌啊。”她往前凑了一点。

“我不会，再见！”他大步走了。

招弟忽闪着大眼睛望着，只听哐的一声瑞全甩上了家门。

瑞丰和胖菊子有滋有味地听收音机里放日本军歌。

瑞丰：“听听人家的军歌，精神！”

“老二！”瑞全在窗外吼叫，“你要还听我就砸了它！”

瑞宣在瑞全屋就着铜洗脸盆烧书。瑞全一头撞了进来，“焚书坑儒，大哥，咱们一块走吧。”

“我，我怎么走？难道叫这一家老小都……”

“唉……你数一数，咱们国内像你这样受过高等教育，又有些本事的人，可有多少？”

“我没办法，只好你尽忠，我尽孝了。我既走不开，就认了命。你走！我在这焚书，挂白旗，当亡国奴！”瑞宣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他落了泪。

“大哥，钱伯伯说得对，咱们没法子把北平一百多万人都搬了走，总得有留下的，能走的要迎着炮弹往前冲，不能走的就是锁镣加身也不能失节……”

瑞宣擦去眼泪，“等有合适的机会，我一定让你走，老三，只是你记住，你家老大并不是个没出息的人……”他哽咽住，再也说不出什么……这个年月啊！

不知谁家的公鸡已在啼叫了……

冠晓荷在姨太太屋里对着梳妆台的镜子，仔细琢磨自己的脸，“这个年月就是该转转运啦，桐芳，神仙眼说我是不是该今年转运？”

“是吧，噢，就是今年，今年不是牛年吗？”桐芳迎合着。“一点不错，我记得死死的！”

“车叫来了吗？”冠晓荷喜形于色。

“这就来。”

“桐芳,这回我出去谋事,你可不能不帮我。”

“我?我一个打奉天回来的见过什么世面?”桐芳说着带醋劲儿的话,“不是有正宫娘娘吗?”

“别价,说正经的,南京政府不用我,正好,日本人得启用像我这样最有中国意思的人……”

窗外传来小崔粗声粗气的问话:“冠先生,您要车?”

冠晓荷从厢房里出来问小崔:“小崔,这两天怎么样?”

“怎么样?还不是饿着。”小崔低着头说。

“得啦,今儿不至于饿着啦,拉我出去吧。”

“出去?城外还开着炮哪!”小崔并不十分怕大炮。

“那怕什么?城里!上大宅门,上租界地,我要有了好差事,就叫你给我拉包月。”

小崔没有吱声。

冠晓荷有点着急了,“不教你白拉,给你钱!平日,我给你八毛钱一天,今天我出一块!一块!”

“车厂子都关着呢,我哪儿赁车去?再说,”小崔脸上摆出不屑的神气来,“这时候满街转游,托人找事……”

“算啦,算啦!不拉 just 说不拉,甭绕弯子,你们这种人,就欠饿死!”冠晓荷从急变气了。

正屋里出来了大赤包,她指着冠晓荷,“你跟他费什么话呢,教他滚蛋不就结啦!”

小崔脸红了,“说话可别带脏字儿,我告诉你,好男不跟女斗,我要是还口,你可受不了!”

“怎么着?”大赤包逼了过来,“怎么着?”

“你说怎么着?!”

大赤包直瞪着小崔,冷不防给了他一个气魄很大的嘴巴。

“怎么?打人呢?”小崔真想还手,可她是个女的,“要打,怎不去打日本人呢?!”

高弟和招弟从另一厢房里出来,高弟刚要上前劝阻,招弟拽住她,姐俩又回到屋里去了。